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六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徐　敦

謄録舉人臣何延禮

繹史卷一百六

壺壁縣知縣馬驌撰

子思孟子言行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

所察聖人難諸

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

庸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

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

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

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茍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説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

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

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引老氏語為証　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政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

是以夫子云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〇本禮經而附會之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

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叢子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絶先人

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

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

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呑之矣子思喟然曰鰥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者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

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樂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繦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

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徳之不郤美也不病毛髪之不茂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髙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

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

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

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令開命請攺之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

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

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

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

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葢為賔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

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巳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

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

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髙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孔叢所記無甚深義故朱子謂其書之偽作

說苑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叢子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温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

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賔也

禮記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〇檀弓

孔叢子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

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

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

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子思子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荀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俱載意林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文選注

中論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漢書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鹽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史記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皇覽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巳上子思

列女傳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

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風俗通孟子之母姓仉氏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

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

名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其事未聞

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

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

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子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

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〇文獻通考引與孔叢小異〇文選注子輿孟軻字也

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風俗通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又絶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獘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

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新論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鹽鐵論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

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

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按孟子以為對齊宣王語

文選注云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其事則未聞也

荀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

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即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列女傳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

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閫内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

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廏

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

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馬總意林所錄與今文多異唐時尚未尊孟子故與諸子並列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閒有命世者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文選注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三國志注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世說注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引又按戰國策魏惠王卒云云不謂孟子語也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

堂書鈔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白孔六帖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注○右諸書引用多與今本文異其今本所無者或是外書

漢書儒家

孟子十一篇

法言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韓詩外傳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為經變之為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鹽鐵論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漢書孟子曰紂貴為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風俗通孟軻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已上孟子

繹史卷一百六

繹史卷一百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江乙昭奚恤之怨

戰國策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

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

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

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

乗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黄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説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韓非子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

人貽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列女傳楚江乙之母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昔叔孫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

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楚

恭王乃宣王之遠祖也此
非别有江乙則記載之誤

繹史卷一百七

繹史卷一百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威王彊國

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

說苑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髠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髠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

然作色不說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此一事而再記之著書者以備異同

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

無長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髠共飲酒謂髠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為報之乎對曰来見道旁郢民持一豆而上田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令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默然○此段御覽引今本無亦前事之訛也

史記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絶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䠔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畱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

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
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
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
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
側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

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
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
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
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紀年魏惠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列女傳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

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在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去蓮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

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臣歎市市爲之罷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氂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戸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紀年魏惠王八年雨黍于

齊

史記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法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

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禄諸侯說懐海外来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廵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冡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冡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

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
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
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
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旣誅有罪王及
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
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
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

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天子之義）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

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

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

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

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

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

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

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

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

夏后氏玄首人之埶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黄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

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絶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名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

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

休也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

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權也鬭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堪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

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
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
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
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
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
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
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

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强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强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内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

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

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反自古之政也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鮮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者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
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
何傷乎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
之與秦交合而舍使者數相往来章子為變其徽章以
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
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
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

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史記三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

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大

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

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

號曰成侯

新序昔者騶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騶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說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騶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髠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髠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騶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

于髠曰方内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内不敢留賔客淳于髠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髠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髠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髠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致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宣王宜作威王

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来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

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
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
千里百二十城宫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
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
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
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
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
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

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說苑齊威王遊於瑶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

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恳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恳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恳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史記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

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韓詩作宣王

繹史卷一百八